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文襄奏疏卷五

六

詳校官國子監司業_臣納麟寶

編修_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_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_臣王鍾泰

謄錄監生_臣崔鶴立

欽定四庫全書

文襄奏疏卷五

河道總督靳輔撰

治河題藁

恭報蕭渡合龍疏

題為恭報蕭家渡閉合龍門日期仰祈

睿鑒事竊照微臣奉

旨挑挖引河堵塞蕭家渡決口限春分節前完工臣駐

宿工所百計僭督續因欽遵

俞旨會議漕船遲悞并造船式樣二案於二月初四日
自工起行赴淮會同

欽差侍郎臣宜昌阿副都御史臣色克德馬世濟等并

漕臣邵甘江南江西督臣于成龍江蘇撫臣余國

柱安徽撫臣徐國相會議完畢於十五日自淮起

行十七日仍抵工所查蕭家渡決口先於二月十

五日業已合龍因臣於赴淮之日諄諄叮囑在工

官弁務必節省物料毋或糜費各官弁見水勢平
緩因臣節省之囑少用蒜繩迨龍門已合正河之
水積高五六尺水勢猛勇繩少不能挽留將龍門
埽沖去龍門埽既去撒動大溜更帶卸旁埽三層
幸而正河深通壩臺隨即保住臣於次日抵工詢
知原委深悔欲求節省反致遲延費料於是從新
調度分外多加蒜繩並將所沖埽料拆取應用毋
分晝夜飛星疾僭仰賴

金匱要略卷五
皇上洪福齊

天於三月初一日未時閉合龍門訖計春分節前之限實

逾九日除一切善後事宜容臣另疏具

題外所有蕭家渡閉合龍門日期臣謹恭疏

題報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全河歸故疏

題為全河歸故之後險汛日漸加增謹

請撥足額編河道錢糧以便辦料修防永圖保固事竊
惟黃河發源最遠合千支萬派之水而來其勢浩
瀚其力勇猛其行如疾雷飛電卒然而至每令人
措手不及苟非百計為未雨之謀籌防捍之策斷
難免不測之患也若夫未雨修防之法大畧有五
一則加高堤堰以禦漫溢一則多用椿埽以抵風
浪一則巡查罅隙以杜潰決一則堅修減壩以資
宣洩一則緊守險汛以防奪河以上五條如第一

條慮水漲漫溢臣已借到東豫藩庫錢糧現在多
委監理分管等官分頭廣募人夫飛星齊舉將卑
矮堤工一律加幫高厚比至伏秋俱有頭緒足保
無虞第二條慮風浪汕堤臣見在多方購買椿料
或做排椿或下順埽隨機防護亦可無虞第三條
慮獾狼穿堤為穴臣已嚴著弁兵兼委各監理分
管等官逐日巡查凡遇獾穴狼窩立即填塞堅實
亦可無患第四條慮減水壩一有不堅大水驟下

勢必浮椿卸石釀成後患臣現在添做三和土相機開放亦屬無虞惟防險一事最為艱難往往倉卒之間立成大險如桃源北岸七里溝一工向來河離堤根有百餘丈之遠本年正二月內雖經逐漸坍塌然尚有五十餘丈乃蕭家渡合龍之後大溜直下三月初八初九兩日之間坍去四十餘丈僅存十二丈矣此處堤內係舊決口數丈深潭一有疎虞立成奪河之患臣心膽俱碎所幸蕭家渡

尚有防守伏秋未用料物臣隨即過差標弁那緩就急不分晝夜飛星押運赴彼於上流礮嘴壩尾立下大埽十餘個挑水往南一面加帮七里溝壩臺挑漕下埽裹護日來方始無患又清河縣玉皇閣一工向來離堤五六十丈今於本年正二月間逐漸坍塌僅存河崖三丈此工先曾預備今見在下埽抵敵洪流亦可無慮但自合龍以來已歷兩旬雖河道刷寬水勢稍定然似此險汛日漸加增

臣驚憂惶惶魂夢罔釋展轉思維別無他法惟有多備夫料使人力勝水隨機搶救以期克保無虞不使再決而已人夫一項除架船裝料鋪埽簽樁收放揪頭繩纜栽柳修柳巡查堤岸看守料物修補水溝填塞狼窩獾穴等一切緊要諸務俱有河兵力作僅僅足用至於縳纓打纜搬運草柳拉埽檣梯挑土帮修埽臺等一切雜作則用歲修人夫查徃例歲修工程從無募夫之例皆係酌撥附近

民夫資其力役是以黃河險工奏銷冊內止開料
物價值而無募夫工食錢糧江南河南山東三省
處處皆然後河南一省經前河南撫臣佟鳳彩因
每年所用歲修人夫太多且不特附近州縣而迤
裏隔遠州縣亦行概撥人夫不無遠涉之苦於是
具

題請令各州縣按地畝加徵歲修人夫錢糧於就近僱
募免其遠撥部議不准加徵令動裁贍裁扣銀兩

僱夫應用至於江南山東則俱仍舊今康熙二十二年山東曹單二縣黃河工程除用額夫之外照例酌撥附近州縣民夫協助額夫力作江南徐州除郭家嘴長樊大壩小店等舊險工三處外又加楊家窪新險工一處并加修徐州護城石堤臣共酌撥徐屬歲修夫一千名協助河兵力作邳州原有董家堂五工頭等舊險二處近年又加塘池大壩鯉魚山等新險工二處本年又添羊山寺新生

大險一處并運河亦有零星險汛臣共酌撥該州
歲修夫一千二百名協助河兵通融往來力作睢
寧縣向無舊險近生韓家莊戴家樓大險工二處
本年又加孟家灣接連戴家樓險工一處俱係極
大工程臣共酌撥該縣歲修夫一千二百名協助
河兵力作宿遷縣舊有蔡家樓彭家堡險工二處
近增白洋河一險并更有零星險汛臣共酌撥該
縣歲修夫八百名協助河兵力作桃源縣舊有烟

墩龍窩上渡口雞嘴壩李家口等險工五處本年
又增七里溝大險一處又古城三岔二處將來亦
有大險臣共酌撥該縣歲修夫一千三百名協助
河兵力作清河縣舊有甘羅城運口二工近又增
惠濟祠一險本年更增玉皇閣險工一處臣共酌
撥該縣歲修夫八百名協助河兵力作山陽縣近
有湯董莊潘家窪高家莊上張莊真武廟周家渡
唐家堡小茭陵何家莊大茭陵沈家園等險工十

一處本年又增左家口險工一處臣共酌撥該縣歲修夫一千四百名協助河兵通融調撥力作安東縣近有蓮花菴南門外險工二處本年又增二鋪茆良口等險工二處其餘尚屬未定臣酌撥該縣歲修夫八百名協助河兵相機力作入寶應縣堤工甚多單薄臣亦酌撥該縣歲修夫三百名協助河兵加帮力作此臣循照往例見在舉行之事各州縣亦深知險汛攸關重大俱經循例撥夫陸

續上工是人夫一項已覺稍有頭緒惟是淮徐兩
府州險汎林立其本年應估歲修工程者共有四
十餘處而黃河搶修與邳宿山清高寶江七州縣
運河歲修搶修以及高家堰一帶臨湖險汎修防
尚在此外臣約畧計之共需柳七十餘萬束草一
千二百餘萬束海葦二百餘萬束湖蘆一百餘萬
束蘇麻一百餘萬觔杉木除黃河兩岸并宿遷運
河內排樁俱經估入大修外其各歲修工約需木

五萬餘株加以黃河之天妃壩王公堤運河之一切閘座甃石等工需用木石甃灰米鐵等項統計所需料值不下銀十五六萬兩康熙二十一年以前河庫餘贖之銀俱經於大修案內支用全完訖康熙二十二年分五直省額徵河道錢糧止有一十八萬餘兩內直隸河南山東三省之夫食歲修料價以及通融湊給七河營官兵俸餉約去十萬兩其可留濟江南歲修之用者不過八萬餘兩以

必需十五六萬兩之工料而止實有銀八萬兩是僅
有一半料物人力不能勝水水力強於人力當其
奔騰浩瀚之時勢必束手無策付之無可奈何而
已從此一有疎虞臣死固不足惜而前此大修數
百萬金錢盡化烏有阻運殃民殆無底止矣臣憂
心如焚反覆籌計查五直省河道錢糧原額係二
十六萬餘兩後因除去蠲荒七萬餘兩是以止有
一十八萬餘兩若將五直省原額蠲除荒災之款

照驛站錢糧之例逐一撥補足額俾得多購料物
預先堆貯使人力足以勝水方為萬全之策又河
道錢糧較之兵餉更急蓋兵餉止須按月給散而
河工料物必須預先購備也臣先於康熙二十一
年三月內具謹陳康熙二十一年歲修等事一疏
請將五直省河道錢糧限三月內解足以濟工用
等因部覆不准奉有依議之

旨欽遵在案臣何敢復為瀆請但河庫已罄而購料刻

不可緩必得將河銀及早預解庶乎有濟伏乞
皇上俯念河道關係重大全黃業已歸故若綢繆稍有
疎忽則必盡棄前功立釀後患特賜

乾斷敕部將五直省河道錢糧凡每年應徵并應蠲除
荒災之數俱令各該州縣全照原額務於每年三
月內盡行解足其各該州縣該年應蠲除荒災之
數聽各州縣於應解藩司別項錢糧款內扣除如
此則在各州縣毫無所損而河工無掣肘之虞工

程允可永固運道允可永通民生亦漸可永遂矣

臣謹特疏

題請伏乞

皇上睿鑒敕部迅賜議覆施行

請加堤岸疏

題為請加上流堤岸以保河道萬全事竊惟江南河道

雖上年大修已竣而尚屬卑矮是以蒙

皇上發帑加修今臣見在廣募人夫分頭疾儼更將原

估加至高出上年大漲水跡六尺者令酌量地勢
寧再加高一尺以高出水跡七尺為度此臣欽承
皇上軫念運道民生母令再決之

聖諭是以不敢不加慎加詳也今自蕭家渡合龍之後
已歷兩月有奇雖漫漲之水未盡歸漕而較之合
龍之時已消尺許臣徧委官弁分頭儼築即令儼
築之員分頭防護加以徧修減水壩尾并設法施
浚淤底河身仰賴

皇上洪福或可不至又生他患但此就江南而言也江南之上更有山東河南堤工其在山東者不過兗州府屬之曹單兩縣統計約長二萬餘丈臣已飛調山東額設人夫并酌撥附近州縣民夫嚴著道廳印河各官竭力飛儻以求保固惟河南開歸兩府堤工通長一千餘里向來附近州縣原有歲修人夫出自民間年年加修頗稱鞏固自前任撫臣佟鳳彩題歸官僱之後民既漠然罔顧而官復畏

難不言以致工程損削不堪自康熙二十一年以前江南決口未堵撒溜甚緊上流不致十分壅滯今江南決口全堵除減水壩之外更無旁洩之途而河南堤工當風吹雨淋人畜踐踏多年未修之後有雖高而薄者有雖濶而低者有旁若鋸齒者有頂似劒脊者種種不堪之情臣雖未親歷其地而行據管河道臣祖文明之報文并撫臣王日藻之移覆閱之不禁心悸念江南河道大費

國家金錢甫有頭緒設或河南一有疎失則前功盡
棄固不待言而阻運殃民更無底止為今之計斷
當綢繆於未雨之前及早加修以保萬全者也惟
是道里綿長工程浩大若遽議動帑恐司農仰屋
維艱若因循不修又慮坐釀大患臣反覆籌維寤
寐憂懼祇以身在江南料理加修大工不能親赴
豫省徧為察勘所幸撫臣王日藻曾為豫省河道
深知豫省河情伏乞

皇上敕下該撫臣將開歸兩岸堤工即日親行徧勘某處堤工高厚堅寬可以不修某處堤工卑矮窄薄斷須加修某係極險某係次險或仍照往例撥歲修人夫興築或必照近例動帑募夫興築一面勘明確估具

題一面作何廣集多夫飛星速僦使雖遇異漲而人力勝水足保無虞如此則上流既可保無虞庶下流河道得以刷深不致仍前散漫方為運道民生萬

全之計也 臣謹特疏具

題伏乞

皇上睿鑒勅部迅賜議覆施行

置造汎船土車疏

題為

奏銷置造船車鐵埽帚等項器具錢糧事竊照黃河水
勢無常變遷無定隨機疏浚斷不可弛然浚河之
法非船不行至於鐵埽帚一項則亦必需之器具也

臣先於康熙十六年七月內具敬陳經理河工事宜疏內

題明應造船二百九十六隻需銀一萬兩并每船一隻懸鐵埽帚二枚等因續於康熙十七年六月內恐船隻不敷又具

題明經理河工第一疏內未盡事宜事一疏將必須再添造三百餘隻約需銀一萬餘兩等因復經

題明又初興大工之時各夫俱以夯礮之法太嚴用力

多而工食少紛紛告苦募僱不前臣隨設法置造土車每夫十名給車一輛以期稍省人力俾其樂趨亦經

題明各在案今臣行據淮陽道多弘安造具成造過船隻土車鐵掃帚等器用過錢糧清冊前來查浚船一項除目前奉

旨加修堤工案內宿遷運河東岸三千餘丈西岸一千餘丈兩面皆水無處取土必須船裝遠運并黃河

兩岸低窪去處創建排樁工程往來搬料需船甚繁舊船實不足用見在添造一百二十隻俟加修工完另冊報銷外其在康熙二十一年九月以前共造過船五百三十二隻大小不等共用過銀一萬八千五百二十二兩四錢一分二釐四毫六絲內河南管河道所造四十隻每隻牽費銀七十六兩有奇較原估每隻多費銀四十二兩有奇蓋此船原係為黃河運柳成造之船是以船隻甚大所

費較多其餘四百九十二隻俱比原估各有節省其船固用以浚淺而運土之日更多清水潭高家堰等工全賴此船運土方能築成目今亦俱見在運土運料并浚河也土車一項除淮揚道多宏安於前任山清旰昭同知任內自造土車七百輛為高堰高良澗一帶之用已於工程冊內開造者不計外其各州縣共造過土車二千二百五十輛共用過銀一千零一十二兩五錢此等車輛俱於各

工通融調用是以不造入各工項下而彙冊報銷
至鐵掃帚一項共置二千個共重二萬二千九百
八十二觔每觔銀五分三釐共用過銀一千二百
一十八兩零四分四釐三項通共用過銀二萬零
七百五十二兩九錢五分六釐四毫六絲除冊揭
送工部查核外臣謹具

題伏乞

皇上睿鑒敕部核銷施行

減糧增兵疏

題為

題明減糧增兵以鞏河防事竊照

朝廷之上惟期運道安瀾民生樂業是以不惜帑金特設河臣修治河道然民情愚昧徃徃不顧

國家大計而惟求利其私圖有堤外之民一經水漲則室廬田畝未免沈淪於是惟願堤開水洩以遂其居者有堤內之地卑瘠無收人力莫措於是惟

願決堤內灌淤成沃土以遂其耕者更有天時亢旱者思決水以溉其田疇求害仇家者思決水以渰其人畜每以一已之利便即欲傷難築之工程雖律典煌煌定有盜決之罪然不能確執其人而誅之臣是以

請設防河兵丁立勸懲之法以鼓舞而警惕之俾各工俱有專心保全河道之人則姦徒盜決之計無所施而工程凡有罅隙即可立刻飛傳集衆搶救是

設兵一事誠河防至要之著也臣先於敬陳經理河工事宜疏內

題設戰守兵五千八百六十名續於

題明經理河工第七疏未盡事宜疏內

題請添兵五百餘名二共實應設兵六千四百餘名此皆康熙十七年以前題奉

俞綸之案也迨康熙十八年間續增大修歸仁堤并挑築邳宿運河兩工添堤將及三萬丈而未議添兵

臣雖於亟請併修河北運河等事疏內請減高堰湖堤之兵防守運河然臣彼時乃未經大風大浪之前是以妄為此冒昧孟浪之見究竟高家堰一帶刻刻須防惟慮兵少斷不能撤為他工之用查歷年以來七河營奏銷兵數有六千三四五百餘名不等良以工長兵少未經設立一定之數之所致也今臣再三核酌必須再添設兵丁七百餘名共設兵七千二百名方可足用然添兵七百餘名

即應添餉一萬有奇而庫帑有限歲修尚慮不敷
安能又添此項臣百計籌維而得減糧增兵之法
不敢不急為上陳也查七河營

題定額兵六千四百餘名內應設戰兵六百餘名守兵
五千八百餘名此戰守兵六千四百餘名每名月
應給米三斗經臣

題准每月給米折銀三錢三分今臣復為斟酌當年因
米價湧貴是以請給三錢三分嗣後米價亦有賤

時況防河兵丁終年力作寢食泥塗之中與汛守
地方之綠旗兵丁必須置買靴帽修整器械每多
盤費者不同其米折銀兩可以量減期於足以餬
口而止今臣擬將原給米折銀每月三錢三分者
酌減三分之一改為每兵一名每月止給米折銀
二錢二分又原

題每兵十名設戰兵一名今酌改為每守兵五十名方
設戰兵一名其有該汛兵丁不足五十名僅止四

十名左右者亦設戰兵一名以上二項每歲共可
節省銀一萬餘兩以此節省之資為添募守兵七
百餘名之用在

國家每年給餉仍照歷年之數並無多給分毫而河
工實增兵七百餘名得其終年力作之益計無利
於此者矣除臣現行各道廳營官并自本年七月
初一日為始兵丁米折銀兩緊減三分之一照二
錢二分支給一面以節省之數添募兵丁力作俟

兵丁募足工程分定另造細冊送部外緣係減糧
添兵事宜相應特疏

題明伏乞

睿鑒敕部施行

購辦柳束疏 康熙二十三年

題為

題明分購康熙二十三年歲修柳束并請回空順帶以
保全河事竊照黃河變遷不定掃刷無常若非預

備多料隨機搶救斷難免沖潰奪河之患也本年
自三月初一日蕭家渡合龍全黃歸故之後忽生
桃源北岸七里溝清河北岸玉皇閣等新險勢甚
危急臣隨嚴督各官弁飛星運料分頭搶救幸七
里溝一工下埽不多而水勢隨緩費料有限至玉
皇閣一工或上提或內陷自三月至今二百餘日
之間終朝下埽費料極多此猶微臣於本年三月
內具全河歸故等事一疏內

題明之工也迨四五月間臣愚以為除增此二險之外
餘不過防其漫溢及風浪汕擊而已然慮其漫堤
也業已請到錢糧惟有竭力僱工加高束水慮其
風浪汕堤也見在多方購草購木或簽排樁或下
順埽二者俱可無患則本年伏秋似可不至十分
拮据豈知一交六月水漲溜急先將桃源北岸九
里崗迤上大河離堤二百餘丈之處不兩旬而坍
至堤根臣飛督各官弁毋分晝夜運料搶救九里

崗正在十分危急之時而三岔地方大河離堤六七十丈之處亦即塌至堤根未幾而劉家莊大河離堤七八十丈之處又復塌至堤根又未幾而山陽南岸老壩口地方大河離堤二三百丈之處亦隨塌至堤根更未幾而宿遷南岸蔡家樓下灣從來平緩之處亦復塌至堤根矣他如安東南門舊埽工以下直至東門山陽南岸唐家堡舊埽工上下大茭陵舊埽工上下沈家園舊埽工上下以及

馬邏一帶新增險汎或數十丈或數百丈者不一而足報險報急請夫請料之文盈几疊架臣驍憂惶懼膽裂心摧所備料物無多而東撥西調不啻如桂如金也臣日不能終食夜不能終寢羽書一至隨即飛行或令肩挑或令驢馳或船裝或車載處處差員節節僭運除該管官弁之外凡附近監理分管等官以及臣標一切効用弁員差委殆盡臣復宣揚

皇上之洪恩鼓之以優叙之足榮曉諭

功令之森嚴儆之以處分之足畏各官弁亦俱勉力奮
往自小暑以至於今百有餘日之間無分晴雨晝
夜奔馳幸賴

皇上洪福齊天得以安全無恙今值霜降節氣水勢漸
消水力漸緩本年堤岸險工已可保固無慮矣但
各工所積柳料悉皆用罄無餘而來年桃伏轉瞬
即至若不預為購備則臨期束手惟有坐視決裂

臣就今年危險之形以衡來歲需料之數如蔴草
椿蘆尚可就近設法至於柳枝一項新栽者既嫩
小未堪採取而舊柳又已用完實所謂赤手空拳
百無一有誠不禁胆慄心寒夢魂憂怖者也臣再
四思維惟有倣大工協購之例令隣省隣郡暫為
協購一次俟保過康熙二十三年伏秋則險汛稍
定而臣歷年來督令河兵所栽堤柳與屬員捐栽
園柳俱可量採濟用即或不敷於江南附近地方

設法採購可不煩隣省之遠協也伏念康熙二十二年_臣原估約需柳七十餘萬今約畧計之業已出估計康熙二十三年歲修必須柳一百萬束始可保全今_臣擬令河南開封府協柳二十萬束歸德府協柳十萬東山東昌府屬協柳十萬東兗州府屬協柳十五萬東濟南府屬之德陵平禹等近河州縣共協柳五萬東直隸天津以南河間廣平大名三府屬近河各州縣協柳十二萬東江南

揚州府屬除高寶興三州縣見在協草外其餘六
州縣共協柳六萬東江寧府屬協柳六萬東鎮江
府屬協柳三萬東太平府屬協柳三萬東常州府
屬協柳五萬東鳳陽府屬除盱泗天靈虹五州縣
見在協草外著令鳳陽等近河各州縣共協柳五
萬東以上四直省近河州縣共協柳一百萬東庶
康熙二十三年雖有奇險亦可保固無患設或來
年水不甚大得於此中節省二三十萬以為二十

四年防守之需則二十四年分賴此賸柳再加堤
園可採之柳足以資用可以不至再煩隣省協濟
迨至康熙二十五年之後則臣歷年督裁勸栽之
柳盡皆長成用之不竭從此歲歲加栽永無協柳
之事矣至於採辦柳枝從來為歲修之用者每束
給銀三分為大工之用者每束給銀四分五釐蓋
歲修用柳少止於附近採取是以止給柳價大工
用柳多必須隣省遠購是以又增運腳銀一分五

釐也今令隣省協柳似應照大工給價但歲修柳枝從無開銷四分五釐一束之例且河庫匱絀即欲加增亦無可動之項相應仍照歲修三分一束之例給發各州縣採運來工以便銷算若夫直隸山東一線運河止有糧船差船經過萬不能雇船裝柳臣請將節次裝載旋旅赴京之回空兵船先儘裝柳其不敷者用康熙二十三年分八月以前過津之回空糧艘順便帶裝計其一裝一卸不過

耽遲數日斷不敢有悞康熙二十四年新運也臣
非不知隔省協柳事屬艱難但黃河業已歸故而
修防尤屬難弛倘柳料不能接濟一經水漲異常
束手無策臣雖以身填水亦屬徒然彼時一有決
裂則從前費過數百萬帑金盡歸烏有而運道民
生俱付之不可問矣臣百計熟籌萬不得已為此
隣省協柳之請伏乞

皇上俯念河道攸關重大特賜

俞允敕部速行各撫臣轉飭近河各州縣乘本年冬至
節界柳滋含蓄之時飛星採貯俟來春一經凍解
火速裝船全解來工以濟康熙二十三年伏秋防
守之資其協柳各地方官并督催之道府俱請照
協辦大工柳束之例准與議叙以鼓舞其速運濟
工如有遲悞者

題叅議處如此則堤工可固河道幸甚

國計民生俱幸甚矣伏乞

皇上睿鑒

敕部速賜議覆施行

課程堡夫疏

題為開歸堡夫課程疲累已極仰懇

皇仁特賜矜豁事該臣看得開歸堡夫一項河南撫臣
王日藻灼知堡夫困苦是以特疏

題豁部議柳蔴等物關係河工應否豁免及免課程豫
省河務有無貽悞之處請

旨行臣會同詳議具

題臣欽遵備檄河南管河道確議通詳去後今據該道
祖文明詳覆前來臣復加細訪查此等夫役每歲
所領工食有限止宜責令守堤墊探水積土灌溉
柳株修補糴穴狼窩庶職掌輕而盡力亦易自著
令辦納課程料物而各夫殆不免於苦累矣況所
辦料物即於本處支用猶可也殊不知辦料之地
並非用料之地竭各夫之筋力貯料於風日之下

用之不無遠運之煩不用又有朽壞之慮迨經年累月既朽既壞而別工忽然取用不得不從新另賠於是苦累至極勢必相率逃亡究竟不能全賠類皆豁免而各夫困於苦累反將本等力役日就廢弛是徒有辦納課程之名而更失防守工程之實其益於河務者甚小而損於河務者頗大也伏乞

皇上俯照撫臣原

題將開歸堡夫課程特賜准豁不特各夫可免重累而兼得盡力修防其於豫省河務實有裨益而並無貽悞者也今據該道呈詳前來臣謹會同河南撫臣王日藻合詞具

題伏乞

皇上睿鑒

勅部議覆施行

衛河水勢疏

題為衛河水勢微弱漕船浮送難前謹請

天語申飭輓水歸河立濟重運事該臣看得堵塞衛水
渠口以濟漕運一案部覆奉

旨漕運民田均關緊要何以使衛水可濟漕運兼不悞
民田灌溉著臣會同撫臣確議具奏欽此欽遵移咨
到臣准此臣隨移會直隸河南兩撫臣并行直守
大名河南管河分守河北各道確議去後又復節
次駁催今據各該道詳覆前來除直隸大名府屬

之元大濬滑內黃等五縣沿河兩岸地高原無借
水之渠無庸置議外其河南衛水之源發自輝縣
合懷慶之大小丹河衛輝之淇水安陽之洹水經
直隸山東境內會流而至臨清總名衛水以濟漕
運內輝縣既設五閘以潤禾苗而安陽又有一閘
以溉田畝兼之河內縣兩岸二十餘里民田需水
灌溉則旁洩在所必然者矣臣惟重運漕船行至
臨清之北全賴衛水浮送庶可早達

天庾乃輝縣河內安陽三縣又需此水以溉民田凡遇
三春雨少之年民田無水徃徃引流旁洩以致運
河淺阻漕艘難行案查順治五年前河臣楊方興
具

題議每年二三兩月聽民用水四月以後即便封貯開
板堵塞渠口以濟漕運等因部覆奉

旨欽遵在案但民田需水之候四月更甚於三月是以
雖有四月封板塞渠之例而民間必不能遵任臣

衙門大聲疾呼終不放水下注臣萬不得已復有請

敕直隸兩撫臣嚴督該管官員火速起板堵渠不使衛水旁洩之疏蓋原從速漕起見也今部覆奉

旨漕運民田均關緊要何以使衛水可濟漕運兼不悞民田灌溉著臣會同撫臣確議具奏欽此欽遵仰見我

皇上愛民至意必期上下均利誠

堯舜之用心矣臣雖愚昧敢不仰體

皇仁酌議安確乎今據河南省各道府詳稱輝安河內等三縣農務在於每年之三四兩月而漕船盡數抵臨之期大約在於五月今議四月之前聽民取水溉田自五月初一日為始封貯閘板堵塞渠口以濟漕運倘該管各官漫不遵奉聽臣等會疏糾叅等因會詳前來臣按其所議誠為妥協於我皇上使衛水可濟漕運兼不悞民田灌溉之

恩綸足稱不悖矣惟是各省漕船不下五六千隻即過臨極速亦得兩月之期如輝安河內等三縣恪遵五月初一日封起塞渠之議則不出五日衛水自即至臨七月之內尾帮可盡抵通回空可無遲悞倘因循積習仍前陽奉陰違則悞漕之事勢所不免為今之計惟有嚴定處分之例如五月初一日不封板塞渠以致五月初十日之內衛水尚不暢注臣等即將該管道府廳印河官特疏

題叅到部必得部臣將陽奉陰違之該管各官從重處分庶各官知所儆畏不至因循錮習也伏乞

皇上睿鑒俯念漕運關係緊要

敕部將五月初一日封板堵渠之議著為定例并嚴定不遵官員處分則例以便永遠遵奉臣謹會同河南撫臣王日藻合詞具

題伏乞

敕部議覆施行

大挑月河疏

題為估計大挑高郵月河工程錢糧事據淮揚道多宏
安詳據揚州府管河通判聶文魁詳蒙本道牌蒙
臣批據該廳呈詳前事蒙批仰淮揚道再加細核
確減冊詳以憑核

題繳等因批道行職蒙此該卑職查得高郵州境自南
關至車邏鎮南一帶河道於大修案內建有減水
壩座以資宣洩惟是伏秋暴漲之時湖水內灌其

勢奔湍直注東堤各壩以致往來舟楫掣溜碍橋
不特漕糧船隻關係重大而一經碍斷橋脚則陸
路飛差驛馬立為中阻必須用船擺渡不無耽遲
蒙本部院再三飭議是以估將高郵州城西密港
口外臨湖薛家壩東起迤南超過車邏滾水石壩
出運河口止挑挖月河一道使上流湖水分洩江
都之露筋邵伯等湖而空重糧艘俱由月河輓運
則伏秋大漲既不致漫堤沖汕而舟行亦免於掣

溜礮橋運艘既獲安行而驛路免於阻滯此係至
緊要工所需工料前經造冊詳估蒙本部院以河
帑不敷萬不能照日給四分之例止可量給食米
鹽菜以資各夫餬口卑職敢不仰遵今減而又減
酌調附近各州縣民夫每名每日止給食米鹽菜
銀二分二釐各州縣因上關運道下利民生莫不
鼓舞樂從然此二分二釐僅供各夫在工之食用
不能養及家口若欲於此內再為酌減則不特不

能養家并不能餬口又非憲臺體恤斯民之意矣
今本工估挑新河及加挑原舊河形共七段長二
千九百五十七丈五尺建造木橋八座并開砌石
工裏頭共該土方料價工匠銀七千三百三十八
兩六錢四分九釐此皆實工實料難以再減等因
呈詳到道據此該本道看得高郵州境內自薛家
壩東起至車邏滾壩以下止挑挖月河一道不獨
可以分洩湖波免致水漲漫堤之患而漕艘由此

輓輸更可避掣溜礮橋之虞實係至要之工但河
庫無銀而此工大有利於民生運道不得不設法
節省前據該廳詳估本道駁核再四每夫一名止
給食米鹽菜銀二分四釐茲蒙本部院批道再行確減
隨行該廳復加駁刪今每夫一名止給食米鹽菜
銀二分二釐僅足各州縣所撥人夫餬口之資更
無養家之惠若於二分二釐之內再欲節省則各
夫不特無以養家并不能餬口矣茲共實估土方

工料銀七千三百三十八兩六錢四分九釐等因
前來本道覆核無異相應轉呈具

題等因冊詳到臣據此該臣看得高郵州地居卑下為
衆水匯歸之區從前費無限錢糧動無限民力砌
最堅之石工築最高之埽壩而此塞彼沖竟無寧
歲臣凜奉

俞綸於高郵城南一帶修建減水甌石壩五座以資宣
洩數年以來方保無患然伏秋暴漲之時湖水奔

騰而來直趨各壩湍急非常以致往來船隻每被
溜掣礮橋一經礮斷橋梁必須數天修整不特有
傷損漕船之虞兼之有稽阻飛差之患臣是以行
令該道廳等確議於該州城南運河之西挑挖月
河一道自薛家壩起至車邏迤下止仍歸入大河
使空重各船由此輓輸避此數壩溜掣之險其於
運道民生河工三者均有裨益惟是此工需夫甚
多者照日給四分之例隨便召募別夫河帑有限

險汎繁多歲修辦料尚且不敷安能於此工多費
臣再四籌維行令附近州縣酌撥民夫力役每夫
一名每日止給食米鹽菜銀二分二釐用其力而
僅免其枵腹之苦不能更計其養家之需蓋為日
無多且原屬保運利民之舉各州縣亦頗鼓舞爭
先也茲據淮揚道多宏安詳估挑挖新河及加挑
原舊河形共七段長二千九百五十七丈五尺建造
木橋八座并開砌石工裹頭共該土方工料銀七

千三百三十八兩六錢四分九釐駁核已明無可
再減其做過工程用過錢糧俟該道核詳至日

奏銷今據勘估呈詳前來相應具

題伏乞

敕部議覆施行

恭謝

天恩疏

謝賜
清慎勤

奏為恭謝

天恩事臣惟上古致治之隆誕敷文德大告武成刑期
無刑而敷教在寬奠平水土而蒸民乃粒巡行而
萬方騰僎后之聲端拱而四海戴無名之頌此堯
舜禹湯文武之治載在詩書為萬世帝王之極則也我
皇上御極以來無日不以民瘼為念慮天下吏治之風
或下也故首尚清介立賢無方獎善懲惡宥過錄
功且恐久而生怠又復

御書清慎勤三字頌

賜天下各督撫諸臣俾得朝夕仰瞻凜然有上帝臨汝
之思慮天下民生之不免於困苦也故遇災必蠲
災重必賑憫並徵之苦累而緩其積逋以甦之知
開墾之利民而遲其陞科以養之崇節孝以厚風
俗禁凶暴以戒姦頑內而部院外而督撫諸臣凡
擬議刑名稍有未合必奉

特旨駁正期於允協以至無刑至於崇正學黜邪說講
解經書刊刻頒布闡列聖仁義道德之蘊契唐虞

卷五
危微精一之傳

牽闕里謁

先師孔子

詔行三跪九叩頭禮尊師重儒賓禮齒德以致海外重
譯之國不憚數萬里之遠匍匐來朝遣子入學是
皇上文德之數遍於遐邇凡有血氣莫不尊親也又如
逆賊吳三桂等負恩作亂擾及數省我

皇上命將出師授方畧於閩內振威武於遐方不數載

而諸逆全平即數十年來從未向化之鄭克塽等亦皆稽首

闕廷傾心歸命是

皇上武功之烈冠乎古今凡在覆載罔不臣服也若夫河道為

國家血脈攸關運道民生

皇上憂勤宵旰銳意平成不以臣為不肖委臣以治河之任臣感激無地報

恩心切未及熟慮深思不覺孟浪易視遂自限三年告竣詎料屆期罔效潰決頻仍斯時也不特內外臣民謂臣斷不能治而臣亦有口莫辯幾於不可解矣臣之身命業已置之度外乃蒙

皇上特出乾斷不加臣以誅戮

召臣赴

陛親賜誠諭大隆使過之仁

命臣旋工竣事臣恪遵

訓旨痛悔從前鹵莽之非百計謹慎圖維而後兩河得
以無恙是今日河工獲成實皆

皇上至聖至明之肇造微臣犬馬餘生實出

皇上矜全曲宥之洪賜也茲蒙

皇上不惜

聖躬之勞遠

幸河干

親臨勘閱一切工程凡臣仰遵

聖諭料理合式者

皇上皆以為是其臣料理未周尚須詳酌者又荷

皇上一一指出至臣拮据數載尚未明晰之工

皇上一臨其土而洞若觀火是非可否凡

聖諭所及莫不至確至當開臣愚昧又蒙

皇上面諭臣云河工大概雖定而善後事宜更為要緊

應作速斟酌行之更

命臣將治河事宜酌古準今著書一部俟河道大成之

日即便進呈以垂永久欽此及

聖駕回至宿遷蒙賜臣

御製五言律詩一首

駕行之後又蒙

賜臣

御乘佳哈船一隻并旗纛幃幔鋪氈等項俱全臣俱一

一謝

恩跪領訖伏念我

皇上文德武功明刑弼教莫不駕軼三代媲美唐虞更
以運道雖通而田畝尚未盡涸

親臨遍勘曲計籌維必不使一夫失所且

鑾輿所到士民扶老挈幼持香擁祝喜覲

天顏踴躍歡忻之聲亘古未有是我

皇上乃集唐虞三代列聖之大成誠詩書所載振古帝

王僅一無並之

盛矩也至若微臣奉職無狀救過不遑幸賴

皇上指授方畧河工得以保固乃蒙

皇上於賜詩之內謂臣已著勤勞臣跪誦之次感而欲

泣

君恩深重實媿不敢當也至臣往返隨

駕蒙

皇上勉臣誠臣

天語甚多臣俱敬鏤心骨十沒世凜遵矢當捐糜頂踵益

竭犬馬之愚悉籌善後之策俾兩河永奠不致再

有他虞以仰答

聖主洪恩於萬一耳除河工一切善後之計容臣次第

入

告其治河事宜一書容臣遵

諭著就進呈

睿奪至蒙

皇上賜臣

御製詩命意深遠書法精妙臣世世子孫奉為至寶見

在選工勒之貞珉俟鑄成另呈

御覽又

賜臣佳哈船製度新奇安穩神速誠為難覲之物臣即
照式添造以濟緊急之用臣謹一併恭疏奏

謝字多逾格伏乞

皇上鑒宥施行

善後事宜疏

請錢糧

題為謹陳河工善後事宜仰祈

睿鑒事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初十日

皇上臨幸清河縣運口蒙

天語面諭臣云這運口開將來水急難行應再添造一座又奉

上諭云今年黃水倒灌運河不可為訓爾須酌一至安之策務令永不倒灌欽此又本月十二日臣於宿遷縣蒙

皇上欽賜

御製詩句臣叩頭謝

恩復蒙

皇上面諭臣云如今河道雖大概已成但善後事宜爾
當著實用心籌酌必期永遠無虞欽此臣伏思河工雖
水土之役而修治機宜最細最密稍有不當便有
差之毫釐謬以千里之勢臣以庸劣之資孟浪輕
忽料理失宜逾期不竣及奔走八年之久甫能粗
知大畧其細密之處昧然難別也乃

皇上方幸河工而

御駕所到舉凡應興應改應增應慎之處

聖諭一出而事事精詳確當瞭如指掌開臣愚蒙救臣

疎忽我

皇上聰明聖智誠萬古帝王莫能與京者也臣遭逢

聖主敢不益竭犬馬之愚以求得當臣隨恪遵

上諭復加細心籌酌查徐州以上直至河南滎澤縣之

西河道俱寬數百丈若遇伏秋異漲漫灘而上直

抵兩岸堤工其寬不下數十里迨至徐州而北岸
係山嘴南岸係州城中央河道僅寬六十八丈將
千支萬派浩浩無涯之水緊緊束住不能暢流河
流既艱於下達則自難免上擁是以明朝二百餘
年之間徐城屢屢潰沖而徐州迨上南岸之漫溢
迄於今歲歲見告也臣先於大修案內將黃河南
岸碭山縣毛城鋪地方創建減水石壩一座又於
黃河北岸徐州大谷山地方創建減水石壩一座

蓋擬分洩徐城迤上之異漲也乃康熙二十一二十二年已賴兩壩宣洩得以無患迨至康熙二十三年河流異漲兩壩不足宣洩又復於李道華樓十八里屯等高阜無堤之處漫灘而行且將碭山北岸王家堂堤工漫缺三十餘丈此徐州州城以上之情形也今臣細酌善後之計在黃河南岸必須於碭山縣毛城鋪地方減水壩之上再添建減水深底石閘一座不特分洩異漲而石閘之水

先至壩後可免建瓴傷壩之虞又於徐州王家山十八里屯二處就山根開鑿減水深底石閘三座更於徐州北岸大谷山等處添鑿減水深底石閘二座統計徐城以上共添減水石閘六座遇平常之水則閉閘束流遇非常異漲則啟閘分洩每閘一座約可洩水一百方可殺徐城大河水勢一尺徐城以上統計添閘六座共可殺大河水勢六尺徐城自免潰沖而徐城以上各堤俱可保固矣又

河流自徐城下行一百餘里至睢寧縣鯉魚山地
方北岸係鯉魚山而南岸一帶為峰山龍虎山兩
山相峙夾黃河於中央河面僅寬百丈而河底乃
係山脚沖刷不深河流到此又為一束以致今年
有來字堡之漫缺也今臣擬於南岸峰山龍虎山
之旁開鑿天然減水深底石閘四座以為隨機分
洩之計又南岸各閘壩減下之水必由歸仁堤經
過目今止有五堡減壩一座并便民閘一座不足

分洩應於五堡附近添建深底石閘一座減水大石壩一座並將便民閘再行改深五六尺以資分洩庶可無虞又攔馬河先後共建減水壩六座今必須再添建深底石閘一座使河流由閘先進積水以養壩尾俾免傷壩之虞又南岸各閘壩不特可以殺黃河怒漲之勢而淮流微弱之時又可藉以分別黃河之水由歸仁堤下注洪澤湖使助淮流然洪澤湖週圍數百餘里所引上流分黃之水一

時不能灌滿則仍難免黃水倒灌運河之患今必須再於清河縣之西建雙金門大石閘一座并於閘下挑引河一萬餘丈如遇黃河十分異漲則立啟此閘由引河分洩歸海則黃淮會合之處又可減黃水一二尺有裨運道最為吃緊至於清河縣運口添建石閘一座更屬保運濟漕至要之工亦應於運口閘之上乘時速建者也以上各工除清河縣西引河一萬餘丈臣擬不動錢糧調山東額

夫并江南各州縣歲修夫以及各營稍閒之兵協力
僭挑外至於應開鑿山根天然閘九座添建石閘
五座大減水石壩一座并改閘一座約共需銀一
十八萬兩河庫徵收之銀僅足為歲修之用不能
更有餘資然臣亦不敢另請錢糧伏乞

皇上睿鑒敕部確議俯將就近兩淮鹽課錢糧借撥一
十八萬兩俾臣乘時料理此所借之銀請照從前
借江藩漕項銀十三萬八千兩之例容臣於逐年

歲修工料之內百計設法節省并清查新舊河湖灘地開墾取租還項自康熙二十五年為始分為十年每年解還戶部銀一萬八千兩如此一轉移間而河道永保安瀾可無意外之患矣臣謹具

題伏乞

敕部議覆施行

欽奉

上諭疏

勘工河南
起程日期

題為欽奉

上諭事康熙二十三年冬間臣恭隨

聖駕勘閱河工蒙

皇上面問臣云河南工程爾都見過麼臣回奏云河南

商邱以上堤工臣俱未見隨蒙

皇上面諭臣云爾亦該去看看等因欽此欽遵今康熙

二十四年桃汛已過轉瞬伏秋凡江南黃河一切

險汛臣俱遍為親勘嚴行所屬道廳營印管河官

弁并管工監理分管等官分頭辦料畫地責成著
落防守務期保固外切慮豫省工程雖撫臣料理
極妥然臣未經目擊終屬紙上揣摩且身任總河
之職而不將全河勘明臣心殊切怍怍於以知我
皇上命臣往看之意誠至當不易之理也今臣於三月
二十四日自江南起行由濟寧一帶查勘挑河工
程隨於四月初六日自濟寧起行歷歸德開封二
府所屬抵滎澤縣將豫省黃河兩岸工程逐一勘

明又抵武陟縣閱視沁河入黃之口於四月二十一日回至濟署復赴江南督理大工除豫省應行善後事宜臣見在會同豫撫臣王日藻勘酌查議俟酌妥之日另疏具

題外所有微臣奉

諭親勘河南省工程日期緣由臣謹具疏

題明伏乞

睿鑒施行

兩河水勢疏

題為恭報兩河水勢情形事康熙二十四年七月初九

日欽蒙

皇上遣臣子吏部員外郎靳治豫自

京馳驛至清江浦查問黃河水勢情形等因到臣

臣祇奉

君恩感而欲泣竊念黃河為患自古有之我

皇上不惜經費之繁多惟冀人民之樂利屢發帑金令

臣修治且又屢承

聖畫指授下啟愚蒙實千載一時矣乃我

皇上稟

天地化育之心宏萬物胞與之量猶恐一夫不獲必欲盡

躋春臺因

京師之久雨遂深念夫黃河

堯仁舜智誠萬古帝王之極則也臣謹遵將見在河道

情形為我

皇上陳之查江南淮揚徐一帶自五月二十七日天雨起連陰三十四日至七月初一日方晴此三十四日之中止有六日無雨而傾盆大雨如注之日甚多黃河水勢自徐州至宿遷比上年伏水大二尺比上年秋水尚少七寸駱馬湖受山東久雨大水比上年伏秋水大二尺攔馬河減水壩上年止開三座今年六座全開內第二座甌壩冲壞幾空第三第四兩壩亦有傷損應俟水消後修補如式自

宿遷縣至清口一帶黃河北上年伏水大三尺比
上年秋水大一尺清口至海口因黃淮並漲比上
年伏水大五尺比上年秋水大二尺高家堰一帶
因洪澤湖水漲非常堤頂僅存一二三尺不等比
上年伏水大六尺比上年秋水大二尺二寸黃河
兩岸一片汪洋水自南堤直抵北堤堤根水深二
三四五六尺不等幸賴加修案內將堤工逐一加
高又得減水各壩宣洩之力目今壩頂尚高出水

面三四五尺不等雖黃河秋水尚未漲發然竭力
保守自可無虞惟高家堰一帶水既日增而又屢
起西風將堤頂之土打去約有一半雖將減水壩
開放宣洩而水勢太大不能遽退各官率兵夫寢
食工所刻刻驚心竭力搶獲期於保固總賴

皇上洪福俱可無妨然此工雖屢次加修而仍屬單薄
容臣俟水消之後另圖萬全之策

題請遵行運河內天妃閘被上年大水沖損閘牆見在

實閉大修本年糧運全由七里閘而行七里閘被
今年大水亦經冲損閘牆亦應俟水退修補然往
來船隻俱可通行高寶江都運河水勢俱與上年
相同可保無患者也伏念我

皇上備格

天之精誠隆超古之功德自必河伯效靈安瀾底定若
以庸劣之資遭逢

異數惟恪遵

皇上指授之方畧切諭之機宜捐頂糜踵竭心思手足
之力以仰答

洪慈於萬分之一而已臣謹將兩河水勢情形具疏
題報即令臣子治豫齋捧覆

旨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欽奉

上諭疏

蘭儀等
處漆官

題為欽奉

上諭事該臣看得豫省河道居江南之上游豫省河道
安則江南之河道亦安臣已於另疏陳明矣惟是
河道全資修守而修防專賴得人是以前州縣管河
官員品職雖微而關係甚重非年力強壯熟諳河
工者不足勝任也即得幹員矣尤必諒其力所能
及者而責成之庶不至於貽悞今豫省沿河如蘭
陽儀封滎澤三縣兩岸均有堤工俱長數十餘里

乃向來止有管河官一員不特奔馳難及而每歲
伏秋異漲之時處處出漕河面寬數十餘里且急
溜非常每一過渡即費窮日工夫安得作往來修
守之計又如虞城縣堤長百里而修防僅有一主
簿亦萬難兼顧者也此四縣者必須添設河官四
員但增官勢必增俸是以臣等行令藩司河道等
官酌裁可省之員添設至緊之缺今據該藩司郎
永清該道祖文明等再三酌議前來查濟源縣原

無修防之責所有額設主簿一員儘可裁去又修武封丘兩縣縣丞虞城石榴堦驛驛丞職掌俱閒均可裁去內一議裁濟源縣主簿一員移設蘭陽改為蘭陽管河主簿與見任蘭陽縣縣丞分管該縣兩岸工程一議裁修武縣縣丞一員移設儀封改為儀封縣管河縣丞與見任儀封縣主簿分管該縣兩岸工程一議裁封丘縣縣丞一員移設滎澤改為滎澤縣管河縣丞與見任滎澤縣主簿分

管該縣兩岸工程一議裁虞城縣石榴園驛驛丞
一員另添設虞城縣管河縣丞一員與見任虞城
縣主簿分管該縣工程又陽武縣主簿止能管北
岸工程其南岸工程查該縣見有縣丞一員應歸
該縣丞就近管理又原武南岸有堤六百餘丈界
在鄭州境內應歸併鄭州見任州判帶管更查得
山東單縣有南岸堤工二千餘丈錯雜於河南虞
城堤內應改歸歸德府管河通判督虞城縣印河

官就近修防河南考城縣北岸有堤工五千餘丈
界連山東曹縣境內應換歸兗州府黃河同知督
曹縣印河官就近修防內考城北岸堤工甚為殘
損應俟修完更換如此一轉移間而繁簡緩急均
得其宜修防者足以施其力則責成既專自免貽
悞之虞矣除山東省尚有未盡事宜容臣會同東
撫臣核明另

題外臣謹會同河南撫臣王日藻合詞

題請伏乞

皇上睿鑒

勅部議覆施行

文襄奏疏卷五